

# 又見春天

距離復活節還有兩周的時候，我就在花園裏的樹枝上掛上了彩蛋，門前也放上了抱着一筐彩蛋的兔子，其實我並不是年年都會這麼積極地去做這些事情。但是今年心情卻有些不一樣，畢竟，疫情自去年以來就沒有真正好轉過，所以，誰都希望，當春天終於到來時候，世界萬物都能有一場「復活」。

復活節本來是基督教的節日，耶穌基督在周五被釘上十字架，之後的第三天復活，而兔子和雞蛋原本與復活節沒有直接的關係，就像聖誕樹與聖誕節沒有內容上的真正聯繫一樣，但是它們都象徵着生命的不息和長青的希望。兔子是春天裏抱窩最早的，而且繁殖力非常旺盛；雞蛋本身可能蘊含着新的生命，在中國，誰家生了孩子，鄰里朋友也有送紅雞蛋的習俗，但是復活節的時候雞蛋好像特別多，這是因為復活節前的四十天是齋期，在這一時間內不能有葷腥，雞蛋也屬於葷的，所以不能吃。不吃肉好辦，那些豬牛雞鴨不去宰殺就是，但是雞總得生蛋吧，因此四十天之後，復活節開齋之時，那些集了一堆的雞蛋就被染上了顏色，或是作為裝飾，或是藏起來讓孩子們去找（比如德國），或是玩「滾雞蛋」的遊戲（比如英國）等等，花花綠綠，喜氣洋洋。當然，現在真正齋戒的人越來越少了，彩蛋也更經常是巧克力的，但風俗卻是傳承了下來。



人生在線  
林中洋

和外面漸漸濃起的綠意相應，家裏復活節的餐桌也是以綠色為基調，綠色的蠟燭，綠色的餐巾……綠色，是希望的顏色。好像通過這一場的疫情，才發現，原來今天之後未必會有明天，冬天過後也許春天不會再來，那些原本認為是那麼天經地義的事情，其實是多麼的可貴、多麼的值得人珍惜。

今年的復活節又遇上了清明節，這兩個節日，好像一個西方一個東方，彼此風馬牛不相及，但仔細想想，卻會發現，它們不僅在時間上，而且在意義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清明時節雨紛紛，這似乎應該是一個悲傷的日子，可是，在去祭掃掃墓的時候，在思念親人的時候，我們想要表達的，不正是對生命的感激嗎？我們是先人們生命的延續，終有一天，我們會把這個世界交到下一代的手中，這一代一代的傳承不就是生命的傳承嗎？

下午的時候，我把母親的照片放在了寫字檯上，轉眼，母親去世已經快七年了，曾幾何時，我不再在清明節時點香，而是和她一起喝茶，在她的相片前放上沏好的綠茶和幾個巧克力彩蛋，然後我們一起拉家常，有一搭沒一搭地，說累了，我就打開電腦寫文章，她就在一旁看着我，彷彿從未離開過。

經過一個漫長的冬季，終於又見春天。願我們這個疲累的世界，能夠重新煥發出盎然的生機。



如是我見  
承言

今年以來已見不少反中亂港者紛紛拋售在香港的物業套現，這兩天，被黃絲封為軍師的劉細良傳出以四千三百八十萬出售北角一處房產。一早被傳已經「着草」的劉細良，引起黃營反彈，大跌眼鏡，玻璃碎了一地，不少黃絲在網上聲討劉細良，要求他捐出資金，又有人如夢初醒般呼籲不要再課金給劉細良等政棍。

劉細良在二〇一九年「修例風波」中一直扮演黃營軍師的角色，持續發表一系列反中亂港的文章，藉此煽動黃絲走上街頭。例如，劉細良把反中亂港活動美化為所謂「逆權運動」，又明言要利用「仇警」擴大影響力達到政治勝利。自從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劉細良就和其他反中亂港者一樣逃離香港。去年十二月，網上有傳劉細良已經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儘管之後他接受媒體訪問時

# 黃絲KOL的生意經

聲稱，「在那裏過聖誕，因為家人在溫哥華。有心。」不過，劉細良至今參與節目依舊是以連線的方式舉行。

這位熱心關心香港的加拿大人至今不敢露面。直到近日，劉細良賣產消息傳開，一眾黃絲才如夢初醒。有連登仔就立即在連登上發帖呼籲「立即停止課金界政評KOL」，批評如劉細良等黃絲圈的KOL平日接受黃絲的課金，又不時呼籲要支持這個運動，支持那個人士，但最終這些黃絲圈的KOL如劉細良一樣，自己賺得盤滿鉢滿，有大把資產，但那些被他們蒙騙而誤入歧途的年輕人則是要麼坐牢，要麼一貧如洗。

其實妖言惑眾、誤人子弟的何止劉細良一個，即使在反中亂港勢力一敗塗地的今天，依舊有某幾個毒媒以及黃絲KOL繼續蠱惑民眾。從二〇一九年到現在，這些黃絲KOL最核心的論述就是：「我們有西方支持，中國遲早會爆。」但現實中卻狠狠地打臉，中國不但沒有「爆」，反而在經濟、軍

事以及國際政治影響力上不斷提升。相反，黃絲陣營猶如樹倒猢猻散，一敗塗地。

如今回看「修例風波」以來，最大的獲利者就是劉細良等黃絲KOL，這些人利用當時民粹主義的情緒，在輿論場上發表迎合黃絲口味的言論，這就如同讓一眾黃絲支持者抽食着「精神鴉片」，每日看着他們的誤導言論而自嗨，兩者之間逐漸形成精神上相互依賴的關係。然而，當一切回歸現實，黃絲支持者們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被精神鴉片所迷惑，付出的是金錢，甚至是前途，而劉細良等人坐收的是真金白銀，香港被搞亂之後，這些人遠走高飛，賣產套現，活得逍遙自在。

也難怪有黃絲支持者大罵劉細良等人是政治騙子，黃絲們確實要好好問問劉細良們，他們課金的錢用去了哪裏。說到這裏，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黃絲KOL的生意經像極了詐騙傳銷，但說句不好聽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 盲盒——理性的快感消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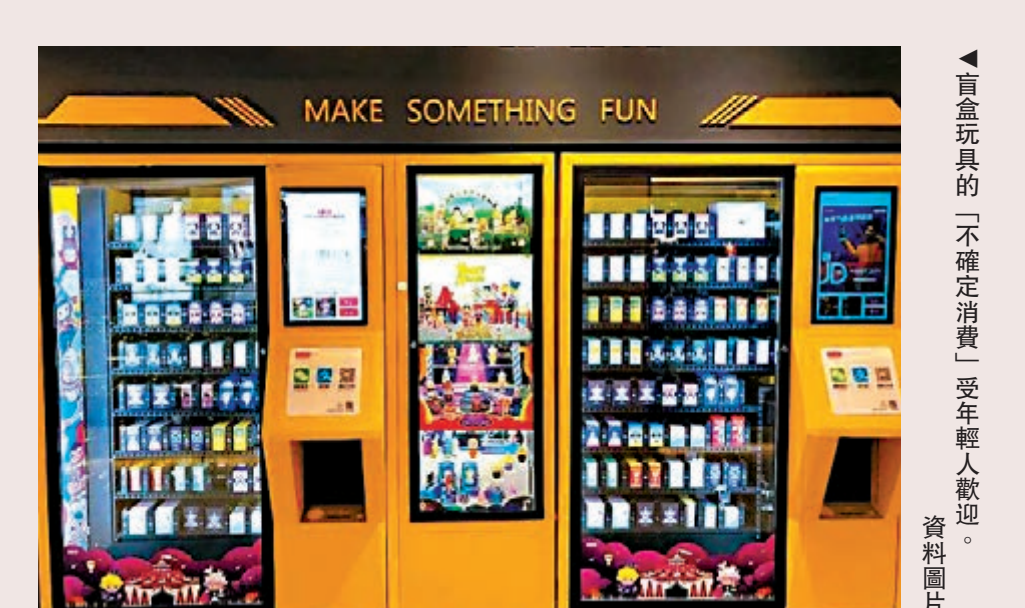
自由談  
賴秀俞

越來越多的pop mart在全國各地的大型商場開張。在這個由玩偶構成的空間裏，到處釋放情感的安撫劑效能。

pop mart作為一個IP並沒有宏大的完整故事，它只有碎片式的人物形象。這意味它們能夠非常輕易讓用戶即受眾進行意義的再生產，從中獲得情感的療愈。表面上，這些興奮的年輕人挑選的是不同系列的玩偶，實際上，在此處售賣的是一種即時快感。不少自嘲為「社畜」的青年以盲盒作為自己獲取「打工」動力的「加油站」，這構成盲盒消費的一大群體。而另外一個龐大的盲盒消費群體是Z世代青少年，和白領們一樣，「小確幸」同樣是他們購買盲盒的主要心理動機。並且，廣大的盲盒愛好者組成了一個小眾的趣緣社群，在新媒體上進行消費內容的再生產，繼而形成一條盲盒內容生產——消費產業鏈。受眾通過觀看拆盲盒直播、「端盒」（盲盒玩家社群術語，指將一整個盲盒系列全部買下來）開箱視頻等內容獲取一種虛擬的情感安慰。

在這個意義上，玩偶作為一種實物並不是盲盒消費最關鍵的部分，其內在的心理動因才是這種青年亞文化最有探索價值的東西。確切而言，盲盒是一種指向情感的內容消費。不同的系列、名稱只是提供了消費的契機，盲盒消費背後所指向的是一種強烈的情感訴求，這種情感又可被指認為一種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作為剛需存在的快感。有人從購買、拆開盲盒的過程中體驗到一種久違的「心跳加速」的感覺，這就是為什麼盲盒經濟又被人稱為「驚喜經濟」的原因。「心跳加速」確實是階層日益固化的當代社會難得的心靈體驗。這種以快感為表徵的體驗通常可遇不可求，並且需要以大量時間和精力的付出為前提。例如戀愛讓人「心跳加速」，但越來越多人已經產生了一種「愛情惰性」——懶於開展和經營一段愛情。如何更快速、更直接、更輕鬆地獲取快感，是當今許多文化消費流行的根本動因。

在消費層面上，幾乎所有的青年亞



◀盲盒玩具的「不確定消費」受年輕人歡迎。資料圖片

文化趣緣社群都表現出相當驚人的消費力。有人為了購買盲盒花費數十萬以上。巨大的經濟潛力使這種青年亞文化強勢「出圈」。由於這種狂熱的消費屬性，不少媒體指出盲盒的賭博趨向和上癮特質，呼籲年輕人警惕由情感主導的非理性消費行為。這表明，盲盒作為一種非理性消費似乎並不具有正當性。從當今亞文化研究的視角看來，這無疑是一種常見的刻板印象。這種本質化、簡單化的思路無助於我們理解青年亞文化的複雜肌理。關鍵問題是：盲盒消費作為一種即時的、碎片式的快感消費，在負面評價之外，有沒有一種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青少年心靈世界的正面作用？這個問題也可以轉換為：如何理解，乃至挖掘情感消費的正當性？

一直以來，我們都會將情感消費認定為一種非理性的消費行為，並對之進行一系列的污名化和妖魔化。青年亞文化中的諸多消費內容都被歸入此一行列。在大眾的視線中，這種狂熱的受眾往往被污名化為「腦殘」。在各大媒體對盲盒消費的評價中，充斥着「騙」、「坑」、「智商稅」等字眼，這凸顯了這類消費在大眾評價體系中的負面屬性。但是，在這種參與式文化活動中，將受眾看作「韭菜」，本身就是一種偏狹的目光。它實際上是將所有的受眾視為被誤導的、有缺陷的「經濟人」。

倘若我們將這些被視為狂熱玩家的

盲盒愛好者看作普通的肉體凡胎，而不是在某種固化的身份框架中重新看待他們的消費行為，可以發現，在刻板的理性消費框架中被廣泛忽視的是，盲盒消費體現了一種非常顯著的情感修復功能。例如，有學者指出，為了給「打工人」的生活製造一點「小確幸」，給生活增加一點儀式感，定期購買盲盒，這是一種主動的、理性的情感管理行為。並且，從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的連接層面來看，盲盒消費中還有一種社交屬性。在Z世代的諸多交友方式中，以玩偶為中心建立情感連接的形式非常普遍。他們通過買盲盒、直播拆盲盒、製作鑒別盲盒內容等教程，以盲盒玩家的身份形成群落。於是，盲盒作為一種社交貨幣，為他們從物、個體到社會的連接生成了一條通道，讓不同的個體之間更容易形成一個共同體，實現一種情感層面上的相互撫慰。

這表明，快感消費也可以是理性的，有價值的。不僅僅在青年亞文化中，在今天廣大的文化場域裏，這種以快感消費建造的情感關係正帶領我們重新去理解個體借由物與外界產生虛擬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將如何幫助他們建構自身的身份認同與社會網絡。並且，快感消費的理性面向也啟發我們要祛除刻板印象和二元對立的邏輯，真正地走進社群內部，找到一種人與物、人與人之間重新溝通的可能性。

# 「世外桃園」



市井萬象

近日，四川省得榮縣境內成片的野生桃花從河谷到山腰次第開放，漫山遍野的桃花與雪山、麥地、白藏房等構成高原上美麗的「世外桃園」畫卷。

新華社



# 巴黎歸來話公墓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很少見一個國家的首都把公墓作為城市的名片張揚地晒起來，巴黎有神韻。

掩映在綠樹叢中的拉雪茲神父公墓是巴黎最大的公墓，沒有人能說清這裏有多少入宿魂，有說三百萬，也有說一百萬；現在還有室有居的有說十萬戶，亦有說二十萬戶。在拉雪茲神父公墓入口處有地圖，否則你一脚踏入則無處尋覓，因為它就是一個「人口」稠密、布局嚴謹的城鎮，竟分了九十九個區，區與區之間有挺寬的大路，區內又有縱橫交錯的小路，四周還有環形路，路都有路牌，路碑上明確標記着區、路、排、號。用朋友那句話解釋得更清楚，「四環」以內是「老墳」，「五環」以外是「新戶」。巴黎不但有香水、時裝、王宮，還以巴黎公墓出名，巴黎公墓可謂這座城市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我知道拉雪茲神父公墓是因為巴黎公社，準確地說是因為巴黎公社牆。巴黎公社武裝起義失敗了，三萬多巴黎公社社員瀝血巴黎，而最後一批巴黎公社戰士就是退守在

拉雪茲神父公墓，他們利用公墓中的墓碑作掩體，作最後的抵抗，第二天拂曉被俘的一百四十七名戰士，被押在緊鄰德園街的夏洛納牆角，在絕望之中，他們攜手高呼「公社萬歲」。現在這堵爬滿青藤的石牆上，這堵曾經濺過烈士鮮血的石牆上，斑駁、陳舊、滄桑、破敗，彷彿時時在泛着一種陰濕的霧氣，偶有落葉飄過，一九〇八年五月，有人在這段牆上鑲嵌了一塊大理石板，上面鐫刻着：獻給公社的烈士（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一說起血染的巴黎公社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國際歌》，想起作者鮑狄埃，少年時期的紅色教育真是刻骨銘心，即使半世紀者過去了，我來巴黎還是抽空去拉雪茲神父公墓，去拜謁這段神秘又神聖的公社牆。

拉雪茲神父公墓中可謂名人薈萃。《國際歌》的作詞者歐仁·鮑狄埃也葬在其中，莫里哀、巴爾扎克、王爾德、鄧肯、繆塞、德拉洛瓦、蕭邦、都德、拉封丹等等。其中法國前總統菲力·福爾的墓碑雕塑格外惹

眼，他銅質雕像平躺在地上，頭部微側，穿大晚禮服，披寬大的榮譽軍團綬帶，衣服的每一個細節包括大衣上的絲質鑲邊都歷歷在目，彷彿在下一刻這位老總統就要起身行走。這可能是拉雪茲神父公墓中安居的唯一一位法國總統，至死都與民同樂同寂寞。那位畫《拿破侖一世的加冕禮》巨畫的大師雅克·路易·大衛是拿破侖的御用畫師，我沒有找見他的墓地，我在羅浮宮的牆上久久凝視着大衛的代表作，感到那麼輝煌光彩，大氣磅礴，讓二百多年後的今人依然有如臨其境之感，真了不得。

我來拉雪茲神父公墓是為了尋找巴爾扎克的歸宿。

巴爾扎克高高的半身雕塑坐落在赭紅色的意大利花崗石上，正面刻着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巴爾扎克的雕像一點不美，甚至很醜，難道巴爾扎克就長得如此？大頭、厚唇、濃眉、亂髮、皺着眉，好像在發愁什麼，眼神不犀利不深沉，像街邊發呆的小販，寬大的下巴有些鬆弛，不知道為什麼把



▲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一隅。資料圖片

許多人心目中的大文豪雕塑得如此模樣？巴爾扎克每天只睡四個小時，除去喝咖啡就是工作，他的《人間喜劇》是從咖啡中生長出來的，有人說他一天半夜要喝掉五十杯咖啡；也有人說他喝掉的是整整一公斤半咖啡。難道他的臉是被咖啡扭曲和改造的？我崇拜他是因為他的《人間喜劇》。

把手中的百葉青悄悄地獻給巴爾扎克，雖然一直走到「四環」邊上才找見巴爾扎克，也值得。（上）